



里运河畔梨花开 银装素裹入画来

■侍海洋

■王新鑫

灰蒙蒙的天空突然飘起了雪，朋友圈里一片“忙碌”，这样的日子，很难不想起徐则臣老师的《如果大雪封门》，不知道这场雪会下到什么时候，但是重读一篇熟悉的短篇小说只要十五分钟。

我现在的居所，在淮安市老城区的一个民房区域，窗外是一条小河，小河旁边有一棵大树，大树的枝干已经有一半和河边的栏杆完全咬合在一起，只有枝丫满地散漫地张开来，就像这一地四通八达的小巷子。早上看到居民出来晾衣服，内衣外衣都挂在横杆上，只为能够一亲太阳的光泽；晚上看到小生意人收了橘子摊，在三轮车上覆盖上一层厚厚的油布，以保证橘子不会有霜。除了这些，竟然还有鸽子，不知道是什么人养的，一圈又一圈地飞，不时地经过窗外那一棵大树，也经过不远处医院住院部高楼。你会发现，这和《如果大雪封门》里的场景简直完美契合，把这个场景搬到北京西郊的老式洼地里，似乎没有什么不同，你站在窗口，依稀看到那个神经衰弱的叙述者在跑步，依稀看到那个抬头数鸽子盼着下大雪的南方年轻人追赶着，他们一圈又一圈地走在巷弄里，也走在他们人生的路途中。这个地方叫文渠里，而徐则臣在他的北京知春里写下这个故事。

一个南方的年轻人，怀抱着一捧对理想或者说对外面的世界的好奇来到了北京，北京就是一个象征性的隐喻，有多少人怀揣理想有热情，就有多少人北京充满了想象。围城外面的人，把北京看成“乌托邦”，想尽办法冲进去，总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有自己的蜗居之地。于是，有了西郊的这几个叙述者的朋友，有了贴小广告的、放广场鸽子的、卖盗版光碟的、刻假印章的，他们无一例外地觉得外面的世界更好。

鸽子，也是一种隐喻，鸽子每天盘旋，可是每天都在减少，时不时地就失去了几只，更有甚者，在夜里冻死在叙述者眼前。这就像去北京“混饭吃”的北漂们，总是在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就带着行李回了老家，或者消失在时代的洪流中，听不见一声哨响。然而，总还有留下的人呀，总还有执着的人呀，总还有吸着一口气，即使神经衰弱也要向着理想进发的人，或者为了目睹一场北京的雪一而再再而三地坚守的人。他们在燃烧，为了某种不可名状的想象。

我们在文学上喜欢说“小人物的艺术”，徐则臣老师也写了许多小人物，他们在《北京西郊故事集》里活色生香，他们本色出演，化在徐则臣的故事角落。文学史上不乏有小人物立传的历史和传统，但是徐则臣笔下的小人物有着不一样的地方是，他们总有一个隐藏在心底的“崇高”或者“伟大”的愿望，这些愿望是构筑他的北京西郊“乌托邦”的支柱所在。读者在这些中短篇里，看到的是北京的巷陌中这些心怀“鬼胎”、心思叵测的失败者、落魄者。在世俗的定义里，他们潦倒糊涂，然而徐则臣老师会反问：“他们失败了吗？”这个命题的答案正如作家自己的问句一样，反问指向的是另一种否定答案。这些离开故乡的“出走者”，没有失败，他们在离开故乡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成功了。

下雪的这一天之前，“中国作家网”微信公众号刊载了徐则臣老师的一个独家专访，题目是《“出走者”徐则臣》。看了访谈，回想起徐老师2002年左右站在我们讲台上的场景，那些讲述马尔克斯《百年孤独》的画面又跑出来，那些“勾引”我们不断向外探索的诱惑的声音又跑了出来。如今，他不仅实现了他出走的愿望，而且走得那么遥远，他把自己看过的那些小说的诞生地都跑了一遍，他把自己的小说发生地安插在世界各地。他给曾经工作过的学校的学生写的题词是“到世界去”，他就像那个要执事地去北京看一场大雪的南方年轻人，不看到雪，不死心。而他，看到了雪，然后又感知到了回归的力量，每年总有那么一些时刻，回到淮安来，回到运河河，回到文学的原乡来，回到故事的起点和原点上，找寻力量。

当他从我们身边“出走”的时候，我们很羡慕他；当他“出走”得很远的时候，我们仰慕他；当他回归到我们身边的时候，我们又庆幸有了他。他是我的大学写作老师，也是我身边“出走者”的标杆，不断地出走，不断地从自己的舒适区“越狱”。

2013年，我有幸采访了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，在和他交流的过程中，我提出了问题：文学是否有中心城市、非中心城市之分？如何看待从淮安“跑”出去的一些作家？陈教授的回答至今令我记忆犹新：“真正好的作家都是从小城市开始起步的，小城市会滋养文化人，而文化人后来也会回报家乡。”淮安，并非徐则臣籍贯意义上的家乡，但淮安，是他文学理想进发的原乡。如今，徐则臣老师拿到了包括老舍文学奖、鲁迅文学奖、茅盾文学奖在内的文学意义上的“大满贯”，但回到淮师的校园里，他依然是那个谦逊朴实的徐老师。

人，必须出走之后才能回归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徐则臣老师的“出走”是一场文学的“在劫难逃”。不是每一个人都具备出走的勇气，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具备出走的条件，但是总有一些人，用文学帮助我们完成精神“出走”的旅程。

如果，你还没有看过徐则臣的小说，不妨从这篇《如果大雪封门》看起，如果你合上了故事，有出走的冲动，有流浪的悸动，那么你可以开始看徐老师的其他作品了。

（王新鑫，文学博士，现任职于淮阴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）

■李仙云

在祖国幅员辽阔的疆土上，虽是仲冬，却北寒南暖，坐于高楼阳台的阳光房里，正品茗静读，忽听手机“叮咚”一声轻响，我的“北朋网友”发的一组“大雪纷飞”与“花开似雪”图，在绒绒雪花与缤纷烂漫的冬樱花里，看得我情思旖旎。我随即敲出一行字：你在南方的艳阳里花开似雪，我在江苏的蒙蒙云雾间思花若梦，她在北方的朔风里风雪如花。

我们学生时代的“铿锵三玫瑰”，如今却是天各三方。远在滇南的芳当年就是“花痴”，在自家不大的庭院里种满了花草草，当杜鹃开了，刺梅绽放，月季飘香，我们总会聚于花坛边，花蝴蝶般醉闻细赏。她在春城读完大学，便在那“花枝不断四时春”的滇南“安营扎寨”了。当冬樱花如云似霞，点靓了冬日山谷，我也跟随她的视频神思翩跹于“世外楼源”。在深山云谷，一轮红日在云海间映得霞光满天，满山坡的冬樱花在灿烂阳光下飘落尘世的仙子，在云雾缭绕间粲然绽放，羽毛艳丽的鸟儿在花枝间轻啼羽翼，翻飞嬉戏。一阵清风拂来，芳身着一袭白裙在落英缤纷中裙袂翩跹，花瓣如雪花般纷纷飘落，光影交错间云雾变幻，观之如临仙境。

这个严寒冬日，气温若过山车般时上时下，交叉盘旋，清晨拉开窗帘，外面浓雾弥漫，随手打开手机，竟被一组喷雪花迷了眼。不由得想起在那个乍暖还寒的暮冬初春，在城北湿地公园的角隅石畔，不经意间回眸的一瞬，那丛簇簇的洁白小花如似瀑，枝条像狂风吹散的秀发，蓬蓬松松从高处垂落下来，一朵朵小白花伞状怒放，它们挨挨挤挤挤满枝间，像一群孩童在墙角挤眉嬉戏，盎然有趣又飘逸着盈盈暗香。打开手机软件“识花君”，“喷雪花”三字蹦于眼前，远观近赏，是像皑皑白雪覆于枝间，它们随风摇曳婀娜俏丽，让人在冬天感受到春之萌蘖。

气温骤降，寒凝大地，霞在家乡那个西北小城的漫天飞雪中，让我的神思穿越屏幕，与她一起游走于家乡的沟沟梁梁间。那一片片如蝶似絮的雪花在空中飞舞，把村庄装扮成了一个银装素裹的童话世界。一望无际的麦田盖上了厚厚的“棉被”，一派祥瑞丰年之景象。田野里的果园，那些虬枝秃干变成了琼枝玉杈，它们如开屏孔雀伸展着白羽在寒风中瑟瑟漫步。放眼所望，四野里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圣洁素雅，惊艳了我的双眸。霞镜头一转，那儿时伴我成长的“老伙计”，故乡门前的老槐树就跳入眼前，它被霜霰、雪花点缀得满树银花，炫目而静美，我不由得泪凝双眸，愁生乡思。

岁末忽已至，时光匆匆，流年易逝，当年的如花挚友，如今已是两鬓霜染。“昨日花如雪，今日雪似花”，多少如花般璀璨绚丽的光阴，都随那东逝之水漂于岁月的长河里，唯有在一笺心语中，在凛凛寒风素雪如花间，为挽不住的流年寻一抹记忆，诉一段过往，也留下一段暖心的友情。

■马健

冬天的天，黑得比较早，傍晚下班走出办公大楼，就感觉到天色黑沉，雨夹冷风，吹得脸生疼。我瑟缩着，与街上大多数人一样，心无旁骛，朝着家的方向奔走，直至看见我家屋里映照出的依稀灯光，心里才渐渐平和起来。

看到家里的灯光，犹如看到自己的父母，亲切、温暖，他们永远照亮我们、温暖我们。冬夜家暖灯火亲，正是有了灯火，整个冬天我才感到暖暖的。

小时候家在农村，家里姊妹多，负担重，经济比较困难。从我记事时起，家里就一直使用煤油灯，尤其是冬天的时候，晚上家里点着煤油灯，整个屋子都是暖暖的。煤油灯都是母亲亲手做的，她拿出火柴，擦燃，点燃蘸了煤油的草纸条，灯芯便亮了。很快，整个小屋便有了光芒。尽管不太亮，甚至还有些昏暗，但是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吃饭、做作业、聊天，不时有隔壁的叔伯嫂婶过来唠家常，多是谈些人情世故或乡野趣闻。这冬夜里的灯火，既让我们温暖过冬，又让我们在漫漫的冬夜里长了见识，有了憧憬。

转眼间，我到了上初中的年纪，学校离家远，只能骑车上学。那时乡间道路差，一路沟沟坎坎，遇到雨雪天气更是一场灾难。冬天里，为了让我早早吃完早饭上学，母亲总是起得很早，点着煤油灯为我煮早饭，她为了让我多睡会儿，饭做好了，才喊我起来。直到我吃完，她再点着煤油灯送我出门，叮叮咚咚嘱咐地目送我远去。

渐行渐远的煤油灯，留在我的记忆里，直至渐渐被电灯替代，开启了新的光亮世界。照旧是在冬夜，老屋的一盏低功耗的电灯泡，散发着迷人的光芒。尽管也不是很亮，但是比煤油灯好多了，而且不会熄灭。我在冬夜安静地看书、写作业，而母亲和奶奶就在边上忙手家的家务活儿，打毛线，纳鞋底，反正闲不下来。我存心找茬，怪她们严重干扰了我做题，母亲也不辩解，只劝我：“赶紧写，写完好睡觉，不冷啊？”奶奶很不服：“你写你的，不碍什么事！”现在想来，那些点着电灯泡的夜晚，有了亲人的陪伴，自然不会太冷。

再后来，老家实行了电网改造。冬夜，电压增强，电灯光越来越亮，屋里更觉明亮。我在节能灯下写作业，父亲悠闲地看着报纸，母亲依然戴着老花镜穿针引线。有时候天气太冷了，我们还开着空调，全家人尽享生活的美好，怎一个暖字了得……

“几盏灯甚或一盏灯的微光固然不能照彻黑暗，可是它也会给寒夜里一些不眠的人带来一点勇气，一点温暖。”著名作家巴金如是说。确实，冬严酷、夜深沉，当游子顶风冒雪跌跌撞撞一路归来，倘若远远地，就能看到自家透出的那一抹灯火，刹那间，心里会油然而生一股暖，一股它能忘记所有辛劳与委屈的暖！

蓦然想起唐诗里，有“风雪夜归人”这样一句。我理解，这是一首赞美生活小确幸的诗。夜归之人和盼归之人都是幸福的，因为冬夜家暖灯火亲，亲人已归，屋子很暖！



炉满灰 BYGONE

冬夜家暖灯火亲



同坐轩 SHARE

暖心雪花开严冬



品书坊 BOOK

时光惊醒了童真

——读王往儿童诗集《星星推开了天空的门》

■孙连洲

王往出新书了，这一回，是部儿童诗集，很意外。王往年少成名，本以小说起家，其“平原诗意”系列小小小说已成他的独特“标签”。但近年来，他将目光聚集在儿童文学领域，先后创作出版了长篇童话《塔格斯：冰火之战》《飞向海边的房子》《贺郎挑走的时光》，以及这次出版的《星星推开了天空的门》。其儿童文学创作势头正猛。

《星星推开了天空的门》，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，共分11辑，收录了王往近年来创作的充满童真童趣的儿童诗一百五十余首。出版社介绍：“作者以丰富的想象、细腻的笔触描摹了童年的种种生活，既讴歌自然万物，也讲述生活况味，多维度地呈现了孩子的内心世界。”对于儿童文学创作，王往在该诗集的扉页写道：“借助于孩子的眼睛，便能看到平凡之物中蕴藏的奇迹；借助于孩子的语言，便能说出纷繁世界的真相。”而之前王往在接受《儿童文学》采访时曾说：“作为一个大人，写孩子，你得走入孩子的内心。以孩子的内心讲孩子的故事，我想自然而然地就真诚、真实了。”这些可视为王往对待儿童文学创作的态度遵循。

我们无从得知王往为什么要写作儿童诗，但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儿童诗歌的热爱程度。这从诗集的第一首诗可以瞧出端倪，这是写给童谣诗人金子美玲的诗：“仙崎小镇一定很美吧/海风 渔船 屋檐的灯笼/木屐声消失在小巷拐角/数星星的女孩没有睡着。小镇的遍照寺一定很美吧/大佛 香火/菩提树下/打瞌睡的和尚与昆虫/诗人的坟墓/樱花飘落。”（《仙崎小镇——写给金子美玲》）金子美玲被称为“童谣诗的彗星”，可惜去世时年仅二十六岁。王往写诗缅怀，并特意安排在诗集的开头，可见他对童诗的喜爱。

王往诗歌的语言清新浪漫，所营造的意象美、心灵美常常令人怦然心动，难以忘怀。如《星星推开了天空的门》：“山羊的门是一根根树棍/鸽子的门是一根根铁条/一大把胡子挡着爷爷的嘴巴/‘从前……’爷爷打开故事的门/夜晚，爷爷的山羊进了门/爷爷的鸽子进了门/爷爷接着我坐在院子里/一大片云彩飘过去——/星星推开了/天空的门。”童诗往往表达着人类最真实、最深刻的情感，如爱、友情、孤独等，能够反映儿童生活的方方面面。《星星推开了天空的门》这首诗歌语言生动形象，充满了诗意和想象力，让孩子们感受到自然的美丽和神秘，能够更好地认识和感受世界。祖孙依偎的场景让人感受亲情的美好，“星星推开了/天空的门”境界全开，给读者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。

《卖掉的房子》一诗读后则让人感触良多，不光是小读者，就是成年人读后，同样会引发共情：“取下爷爷奶奶的遗像/取下爸爸妈妈的结婚照/取下全家福/墙上的钉子一下子寂寞了/把我的绘本收进箱子/把我的小汽车收进箱子/我在这的故事/全都收进了箱子/再给阳台上包儿浇点水吧/新的主人会喜欢它/再给小狗喂一片面包/往后它就回不来啦/以前我站在窗前/对着树上的鸟儿说：你好/现在我站在窗外/对着卖掉的房子说：再见/再见/妈妈的泪水掉下来/爸爸看着远处的天。”这首诗歌通过孩童的视角，描绘了一个被卖掉的房子所经历的离别和告别。在诗中，小孩子把房子里的物品都收拾起来，包括爷爷奶奶的照片、爸爸妈妈的结婚照、全家福等，把它们放进箱子里收藏。最后，小孩子给阳台上的花儿浇水，给小狗喂一片面包，向这个曾经充满故事的房子告别。这首诗歌通过细腻的语言和生动的描写，让人感受到浓浓的离别之情。诗的结尾，妈妈的泪水和爸爸看着远处的天，也让人感受到勇敢面对离别的勇气和力量。此诗情感真挚，感同身受，动人心弦，具有强烈的艺术冲击力。王往曾说：“孩子未必就幼稚，他们的内心世界往往比成人更丰富，对情感、对社会的认知，他们其实有自己的看法。”从这首诗里，可见一斑。

写儿童诗，是王往近年的事，但写诗，他却却是“老手”。王往在年轻时期，就一边写小说一边创作诗歌，只是他的小说名气过大，诗歌反被忽略了。事实上，王往与生俱来的诗人气质让他的作品，无论是小说、童话，还是偶尔为之的散文、评论等，都有诗歌的影子。早在10年前，他就出版过诗集《梦境与笔记》，曾一度“惊艳”了诗坛，有知名评论家认为，王往的诗歌创作水准并不在小说创作之下，只能说是“旗鼓相当”。王往有着广阔的诗学视野和长期的诗歌创作积累，历经10余年的吸纳、丰富、转变和探索，如今创作儿童诗歌，以“沉浸式”创作姿态体验和书写当代儿童生活，无论从艺术呈现或是主题立意各方面，都是得心应手、游刃有余。《星星推开了天空的门》里收录的诗，基本都在《中国校园文学》《少年文艺》《儿童文学》等少儿文学期刊上发表过，拥有众多小读者，深具影响。

著名作家杨志军说：“只有写作儿童文学，你才会面对一双双清澈如水的眼睛，那里没有一丝杂质，没有让人猜度的阴影，没有狂风暴雨的痕迹，只有无条件的期待与信任，像灯一样照射着你。”这也可能是很多作家诗人在经历多年成人文学创作之后，转回头开始儿童文学创作的核心原因。历尽人世沧桑，时光惊醒童真，王往的童诗，留住了我们的童年时代，留住了我们的童真和那单纯美好、无忧无虑的一去不复返的幸福时光。

“你相信吗——/古时有人/托钵去行乞/只为了/留下/几首诗。”收录于《星星推开了天空的门》里的这首《诗人》，可以说是王往执着追求文学精神的真实写照。



有所思 INTIMATE

徐则臣：『出走者』的标杆